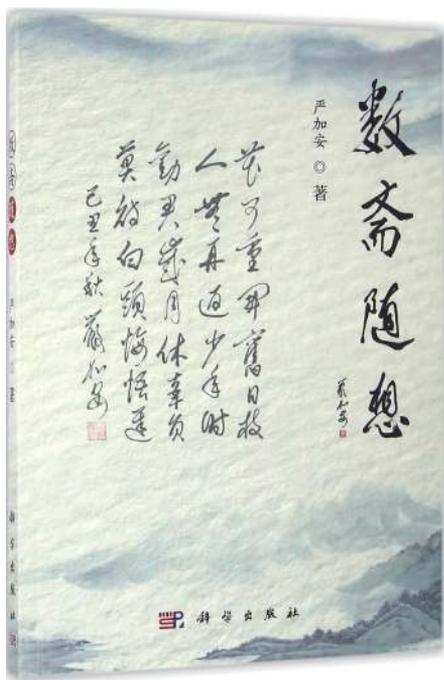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精理为文，秀气成采¹

——《数斋随想》书评

付晓青



本书是严加安院士近年来部分诗歌和文章的一个小集，此外还收录了严先生的一些书法作品。一提到院士的著作，也许大多数人同笔者一样，首先想到的词汇是“艰深”，但本书并非一本专业书籍，涉及的内容也很接地气，虽不至“老妪能解”的地步，但普通如你我皆可读懂。任思想信马由缰并记录下来的文字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境、性情、学识乃至抱负，从严先生的这本书中自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艺术修养

本书的前两章“诗歌”和“题词”是对严先生艺术作品的撷选，从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他扎实的艺术功底。以其诗歌为例，新诗与旧体诗兼而有之。其中本书收录的新诗数量更多一些，因为形式灵活，所以选取的视角也就更加多样：有对社会丑态的针砭，如《抢盐和骗钱》、《2011 新闻人物秀》、《金融危机问责》、《地球的呐喊》等；有对美好事物的赞赏，如《晚游西子湖》、《喜迎北京奥运》、《游三峡人家》、《漫步丽娃河上》、《赞“给力”》、《乌坎：新时期的小岗》等；有对往日时光的回忆，如《珍藏的记忆》、《黄河魂，中国梦》等；有对今后生活的遐想，如《向往》、《心中的向往》等。笔者对这些诗作所涉猎题材的最大感受是，皓首穷经绝非院士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也是食人间烟火的。严先生的诗中最特别的是将数学入诗，



2010年10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概率统计会议”纪念邮票之一（北京邮票厂印制）

¹ 语出《文心雕龙·征圣》

好书推荐

但也只有文理兼通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如其《悟道》一诗：

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
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

这像是禅宗高僧顿悟时脱口而出的偈子，简洁直观而又含义隽永。旧体诗中，《寄语青年学子》一首极为人所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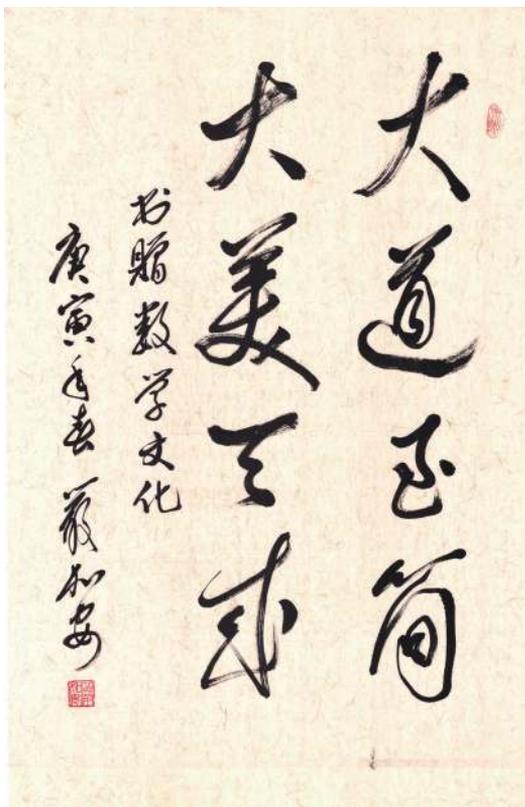
花可重开旧日枝，人无再返少年时。
劝君岁月休辜负，莫待白头醒悟迟。

这首诗是200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严先生写给研究生们的寄语，诗中前两句化自元曲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但原诗是向往安乐之作，与严先生的诗作格调有大不同。

谈到这首诗就不得不提严先生的书法。作为寄语，当然是要写出来的，饱蘸浓墨深情，大笔一挥而就，诗书相得益彰，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寄语的感染力，这也是严先生这首诗作令人击节称赏的重要原因。说来惭愧，笔者本人每年也会给年轻的大学生们写寄语，但基本上是在手机屏幕上用“一指禅”的打字方式写一段鸡汤文字——并非不用心，实在是力有未逮呀。前辈学人除学问精深外，多有绝艺傍身，这无疑也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却也与其生活环境，尤其是童年的成长环境关系密切。严先生在《珍藏的回忆》一诗中写到：

古稀之年思绪飞翔，常忆儿时私塾时光。
雨天乡间小路泥泞，踩着高跷走进学堂。
学书法临颜柳字帖，背千字文天地玄黄。
先生领诵唐诗宋词，手执教鞭踱步课堂……

并在诗后注释：“我小学的前四年是上的私塾。在私塾里，打下我的书法和诗歌的基础。”诗歌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若要达到相当的水平，扎实的“童子功”具有非常关键的基础作用。



严先生给《数学文化》的题词

科学理念

严先生在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涉及科学理念的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科学（包括数学）与艺术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共收录了严先生的三篇文章。科学与艺术的区别似乎不用专门著述，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是大相径庭，也正因如此，两者在哲学层面的共性就显得格外令人惊异。求真求美，推陈出新，追求境界，这是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共同的目标；大道至简，大美天成，这是科学与艺术共同的标准；科学艺术化，艺术科学化，这是科学与艺术互相融合的理想。《数学文化》2016/第7卷第3期曾选取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慢慢品读吧。此外，具体到数学科学与诗歌艺术的融合，数学家与诗人的关